

我是怎样拍电影的

〔日〕山田洋次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我是怎样拍电影的

山田洋次 著

蒋晓松 译

张海明

李加 校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山田洋次

映画をつくる

日本东京大月书店株式会社，1978年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日本著名电影编导山田洋次的创作经验谈。全书共分三部分：主要介绍了作者从影的动机和愿望；论述了素材与剧本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当代电影观念等问题，并以他拍摄的几部较有影响的影片《男人辛苦》、《幸福的黄手帕》、《砂器》等为例，介绍了现场执导的体会。对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对喜剧电影制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辛 进

封面设计：何 茜

我是怎样拍电影的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 32 印张：4 $\frac{5}{8}$ 插页：2 字数：89,000

1987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8061·3361

定价：1.25元



正在拍片的本书作者（于《男人辛苦・寅次郎走自己的路》外景地）

PA782/06



《男人辛苦·寅次郎走自己的路》（松竹公司1978年出品）



《幸福的黄手帕》（松竹公司1977年出品）



《同胞》（松竹公司1975年出品）



《家族》（松竹公司1970年出品）



《男人辛苦》（松竹公司1969年出品）



《过分的糊涂虫》（松竹公司大船制片厂1964年出品）

目 录

一、我和电影——谈谈对电影的看法(1)

登上影坛(1)

进松竹公司(1) 从《二楼的房客》到《过分的糊涂虫》(4)

《男人辛苦》的诞生(9)

初看电影(10)

《路旁之石》给我的深刻印象(10) 新的发现(13)

电影是什么(15)

艺术是使人愉悦的(15) 中学时代的经历(17) 谈谈娱乐电影(19) 当今文化的现状(22)

电影与现实主义(28)

落语和浪花节(28) 现实主义的潮流(32)

谈谈“滑稽性”(34)

在“50日元食堂”的体会(34) 生活感受与笑(36)

观众与创作者的共鸣(39)

信赖观众的丰富想象力(39) 切肤之感(43) 对“寅次郎”的共鸣(45) 要尊重人(47) 对现实的认识与电影(50)

“寅次郎”与美国人(54)

美国人的共鸣(54) 面向本国的电影(58) 谈谈卓别林(62)

二、素材与剧本——主题和技巧(66)

冲动的力量(66)

强烈的创作欲望(66) 《家族》的诞生(67) 《男人辛苦》的诞生(71) 《幸福的黄手帕》的诞生(74) 我想拍的电影(77) 《同胞》的诞生(79)

谈谈剧本(83)

《砂器》的剧本(83) 技巧的模仿问题(86) 《无法无天者阿松的一生》(89) 感性的重要性(91)

三、拍摄现场——摄制组、演员和导演	(93)
我的导演工作	(93)
舞台与电影都一样 (93) 棘手的分镜头 (95)	
导演与摄制组成员	(100)
心心相印的摄制组成员 (100) 摄制组成员的努力 (102)	
《男人辛苦》摄制组	(109)
我的朋友朝 (109) 本色的演技 (111)	
导演与演员	(112)
演员的经历与成长 (112) 导演的责任 (115)	
谈谈渥美清	(116)
去私心 (116) 天赋之才 (118) “寅次郎”和我们 (120)	
后记	(122)
附录 山田洋次作品一览	(124)

一、我和电影

——谈谈对电影的看法

登上影坛

进松竹公司

我是1954年（昭和29年）进入松竹公司的，当时我投身影坛并没有明确目的。要说有什么动机，只是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电影研究会，接触过一些电影界人士，觉得他们性格爽朗、情绪乐观，我想，如果将来能在这些人的圈子里工作那该多好啊，这种模糊的憧憬成了我报考电影工作的动机。这次考试也真走运，居然考试及格了，如果落榜，我也许会走上与此截然不同的道路。

1954年和1955年，正是日本电影的繁盛时期。也是东宝罢工^①刚刚结束，以被清洗的赤色电影人士为中心的独立制片社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影片产量也很高。松竹

^① 1948年春，当时在东宝公司工作的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为了反对公司排斥并解雇大批进步的从业员工，而举行的长达二百余天的大罢工。

—— 校者

摄制的《请教芳名》、《二十四只眼睛》等影片卖座成绩极佳，松竹并拥有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涩谷实、川岛雄三等出类拔萃的导演。

那个时期由于就业很难，所以，人们被电影企业的繁荣所吸引，报考松竹副导演的蜂拥而至，竟然有将近二千人之多。我是其中之一，其实，因我成绩不怎么理想，当初本来不打算录用我，不过，凑巧当时日活公司恢复拍片，把松竹公司的副导演西河克巳、今村昌平等许多人拉了去，因而有了空缺，所以才把我补充进来。

我是从中国撤回回国的，所以大学时代一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而今侥幸进了松竹公司，我记得十分清楚，首先领到了饭票，到了食堂看到盛得满满的大碗米饭，我顿时感到一种由衷的幸福，心想，这下总算可以不愁吃了。当时我的工资和其他职业相比也不算低。

就这样，我当上了副导演，因为我的工作只是手拿着场记板，溜溜达达，东游西逛，就可以拿到工资，感到十分幸福，所以也就没有想当导演的远大抱负。原因是我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导演。和我同时进公司的大岛渚在这一点上就与我不同，他好象一开始就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果然，他不满三十岁就当上了导演。

我在很多方面和他截然相反，如果说只有象他那样才华横溢的人才能当导演，那么我想自己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可是，孩子长大了，单靠副导演的微薄收入，在经济上也是困难的，所以得想法当上编剧，我觉得当一名编剧也许有希望，于是，我就孜孜不倦地写剧本，边写边学。写剧本的才能多少也得到了公司的承认，主要是和野村芳

太郎一起写他导演的剧本。

后来，随着新浪潮的兴起，我周围的同龄人都非常神气地当上了导演，纷纷执导他们的处女作，这时我才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老样子，光写公司指定的剧本。虽说是写公司指定的剧本，也很少是由我独立完成的新作，大多是老编剧草就的作品，由于导演与公司觉得还不够满意而让我加工的。

其中有第一部宽银幕作品，是一位老导演执导的《被拥抱的新娘》，这部影片被誉为典型的松竹喜剧杰作。因为担任该片主演的高桥贞二在拍片中途死于车祸，留下了一半以上的场面未拍，所以必须想办法改写剧本。这样，公司就把这令人头痛的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在野村先生手下干的工作主要也是拍喜剧片，所以我写的几乎全是喜剧剧本。

可是，当时我想，假如我当了导演，恐怕绝对拍不了喜剧片，就自己的能力而言，无论从哪方面讲，只能拍些调子低沉的爱情片。后来我才重新认识，是不是我仅看到了自己外表上的认真严肃的样子，而没有发现自己内在的松懈、爱开玩笑和随便的性格呢。

当时的副导演为了学习，都写剧本，而且为了提高，经常公开各自的作品。大岛渚他们写剧本的方法是先定主题，然后再树立人物形象，规定情景等等，显得很有气魄。可是我只能写随处可见的，例如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所以，总让大家瞧不起。他们问：“为什么你写的净是些平凡的故事？”别说人家笑话我，就连我自己也有同感，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有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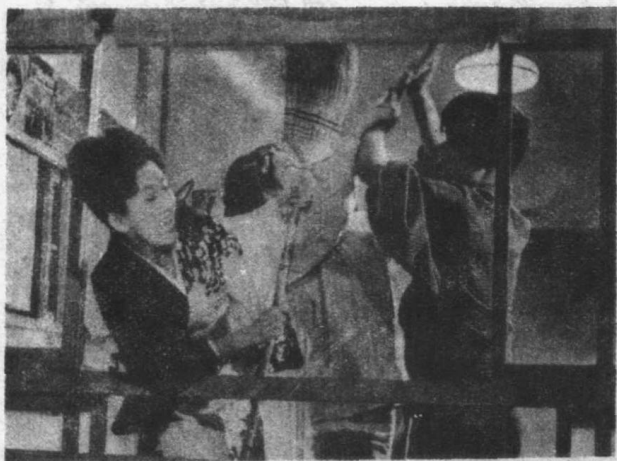
不过，我也只能写些这类的作品。所以，当时，我有些绝望，总觉得自己只会写些发生在自己周围和自己最熟悉的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幸结识了作家早乙女胜元先生，向他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他安慰我说：“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写些平凡的故事。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从《二楼的房客》到《过分的糊涂虫》

在这期间，我好歹也写了不少剧本，加上野村导演的推荐，公司领导决定让我担任导演试试看。那个时代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拍了一种叫作S P的短片，这种短片兼有考查导演和演员水平的目的。大岛渚的《爱与希望之街》也是这种性质的作品。公司对于这种实验短片根本就没指望卖座，如果从中能产生几位有培养前途的导演，就足够值得高兴的了。而我们纯粹是受惠于这种良好的环境。这种实验短片比一般片子短些，只有一小时左右。

按此要求拍摄的就是《二楼的房客》。原作是部推理小说，所以我竭尽全力把它改编成富有推理色彩的剧本，不知怎么搞的，结果拍成了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尽管公司对影片的好坏未置可否，我也没有得到什么赞扬，但我因此体会到了导演工作的乐趣，也感到非常充实。至于影片的成就如何，我虽没有自信，但也没有感到太后悔。当然，在改编剧本和执导过程中，我饱尝了艰辛，然而，我心灵深处也得了一些欣慰。虽然我因这部处女作被搞得精疲力尽，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的确因此而有了得救之感。



《二楼的房客》（松竹公司大
船制片厂1961年出品）



《工商业区的太阳》（松竹公
司大船制片厂1963年出品）

我导演的第二部影片是《工商业区的太阳》。当时，倍赏千惠子演唱的《工商业区的太阳》这首歌深受欢迎，所以公司计划以这首歌为主题歌，拍摄一部歌曲音乐片。公司把倍赏千惠子和胜吕誉称作“太阳的情侣”，以此招徕观众，并要求以此为内容拍一部主题歌贯串始终的具有柔情蜜意的青春歌曲音乐片。然而我导演的《工商业区的太阳》，主题歌只出现了一次，不但没有柔情蜜意，而且恰恰相反，拍成了一部十分拘谨、总显得那么低沉的影片。

其实，在该片开拍之前不久，当时的公司经理城户先生还把这个剧本说得一无是处，因此，我一边拍片一边骂娘。不知是否受了我的情绪的影响，《工商业区的太阳》这部影片里充满了我以后导演的影片中所没有的抑郁情绪。所以，我对这部作品颇有亲近之情。但是，从影片的整体来看，拍摄手法和素材很不一致，力不从心之处非常之多，事实上观众看了也不会舒服。如果说有值得赞赏之处的话，我想那就是年轻的演员倍赏千惠子富有魅力的演技，她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充满了活力。

把影片拍成这个样子，公司方面好象很为难。但是，当时的制作部部长白井昌夫先生并没有当面对我发火。白井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如果这种影片受欢迎那就没问题了。”白井先生当时说话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是非常婉转的训斥。该片自然在发行方面也不怎么好。

翌年，我导演了由花肇主演的《过分的糊涂虫》，对这部影片的评价还比较高。此后。我和花肇合作，连续拍了八部影片。

《过分的糊涂虫》的原作是藤原审尔的中篇小说《院子里的一株白木兰》，小说以濑户内海的某村镇为舞台，描写一个少年同一个叫安五郎的流浪汉结交成朋友的故事，采用的手法是通过这位少年的视野展现安五郎对往事的回忆。原作由许多回忆片段组成，从故事情节上看，很难改编成电影剧本。但是，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而且我同小说中的那位少年一样，很喜欢安五郎这个人物，所以我很珍惜这种感情，就把自己读这部作品时的感情如实地搬上了银幕。也就是说，我按小说原来的结构，把它改编成了由一个个回忆片段组成的、乍一看结构似乎是很简单的电影剧本。如果按起承转合这种结构方法处理，这种依样画葫芦的剧本改编法真是一种冒险。但实际上，继这个作品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当然也包括《男人辛苦》。

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拍片预算很少，本来应该去濑户内海摄制外景的，由于经费不足，只得把千叶县的鸭川当作冈山县的市街来拍了。同时，日程安排也相当紧，我只好废寝忘食地拼命拍摄。拍完之后，把胶片接起来一看，影片根本没有连贯性，这里说的“连贯性”是制片厂的行话，意思是情节展开要自然，感情描写要平稳，然而，这部影片看上去支离破碎，好象是胡乱地把胶片接在一起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能使人哈哈大笑的场面，只能让人感到呆板，毫不连贯。我绝望了，我几乎被这种绝望压垮，甚至想到，“如此彻底失败，就此罢手吧”。很久以后摄影师高羽告诉我说，那次看了样片后，我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低头默然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不久，首次公映的日子来到了。我没有勇气去影院，躲在世田谷住宅区的自己家里正发愣的时候，制片人打来了电话。我忐忑不安地握着话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制片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你马上到影院来，上座很好，观众都在哈哈大笑呢。”我怀着不敢相信的心情赶到了新宿的首轮影院，一看果真象制片人说的一样。我记得很清楚，观众们一边大笑一边看着我的影片，而且是我完全料想不到会引起观众发笑的场面竟然博得了哈哈大笑，我不禁愕然了，在电影院里思忖着：“如果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滑稽可笑，那么，我也许能搞喜剧。”

继这部影片之后，我拍了两部“糊涂虫”连续剧，三部“一招决胜”的连续剧，之后又拍了《如果运气好》、《弱不禁风的汉子》等片，此后就着手拍《男人辛苦》了。



《男人辛苦·续集》（松竹公司1969年出品）